

从温州地名看浙南的道教文化

盛爱萍

内容提要 文章通过对温州地名的考察，探讨了浙南道教文化的特点，即以道教自然物和建筑物为特征的表层文化；以仙客羽士的宗教行为为特征的里层文化；以道教的核心内容、讲义学说、崇拜信仰等为特征的深层文化，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温州 地名 道教 文化

作者盛爱萍，女，1962年生，温州师范学院副教授。（温州 325000）

《说文解字》曰：“地名者，从地也，万物所陈列也。”地名是世界万物在地表上分布的指称符号系统。地名作为语言里的专有名词的一部分，是地名的表层结构。通过它，可以反映某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这是地名的深层结构。温州，古称“永嘉”。地处浙江南部，市区包括鹿城、瓯海、龙湾三区，下辖永嘉、乐清、瑞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洞头八个县市。温州历史上深受道教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道教文化。南朝永嘉太守谢灵运在《游岭门山》诗中写道：“早往建德乡，民怀虞丙意。”这里把温州称为“建德乡”，建德乡是道家虚构的无为而治的理想之地。《庄子·山水》：“南越有邑也，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性，乃蹈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虽然道教不等同于道家，但道教与道家有密切的联系。温州地名中，有一批道教色彩很浓的地名。如：陶公洞、三官殿巷、应道观巷、八仙楼、天妃宫巷等等，我们称之为“道教地名”，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它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专名+通名”或“专名+通名+通名”组成。前者如“陶山”“陶公洞”。后者如“天妃宫巷”“土地堂巷”。其专名与一千多年来道教的形成、发展及宗教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类是简称的地名。如“坦前”（地处奉祀神农氏的先农坛之前，谐音简化为“坦前。”）这一类地名的特点是：原先有一个“专名+通名”的标准地名，后来以该地名为核心，形成一个新的地名（如：新庵：过去村附近有新建庵堂，相对于旧庵而言。）或呈辐射形地形成一组地名。（如永嘉有村名分别叫“殿上”、“殿前”、“殿后”；“观下”、“观前”。）常见的情况是：专名脱落，通名与方位词等组成一新地名。如：

寺前：古时此地建有一座三官堂（寺），后在堂前首建村，故名寺前村。

新宫前：当地有两处“天后宫”。修建时间较晚的，称“新宫”，该地有一巷直贯新宫之前，故名“新宫前”。

宫后：村在天仙宫后。

东庵：坐落在钟山东面的一座庵堂。后以庵名村。

仙伴：以村东田详中有仙师庙故名。^①

这一类地名尽管专名已隐去，但我们可以通过调查、考察，使其显现出来，仍可以看出温州地名与浙南道教的密切关系。温州地名反映了浙南道教文化体现在三个层面上。下文就这三个层面谈谈我们的看法。

一、以道教自然物和建筑物为特征的表层文化②

表层文化是以物质的形态而存在的，它占有一定的空间，作为地名，它又有一定的方位。有固定的形态和特点，是人们可以通过感觉器官直接感知的。可分两类：

一类是有象征意味的自然物。如被列为“洞天福地”而广为流传的地名。

道教的信仰之一就是得道成仙，仙者，小隐隐市朝，大隐隐山林。葛洪《抱朴子内篇》中说：“凡为道合药，及避乱隐居者，莫不人山”（《登涉》）人山修道需要一个合适的环境，这是道教历来所十分强调的。《五岳山名图》曰：“性命魂神之所属，皆有所。”理所，即道教所说“仙境”，隐居之所。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不少名山被列为传授道书和炼制金丹的地方。隋唐时，许多幽远的名山洞府，被称为“洞天福地”。道教指“神仙所居的名山胜景”为“洞天”，“上帝命真人治之，其间多得道之”为“福地”。道教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说。温州地名中就有五六个。市区的华盖山洞被誉为第十八洞天，名：“容成太玉天”，据说是容成子修道处。《瓯江竹枝词》云：“海上蓬莱路几千，我来哲学小游仙，容成未必居尘世，华盖山前有洞天。”“仙磕山”被誉为第三福地，永嘉的大若岩得誉为第十二福地。瑞安的陶山、平阳的三皇井分别被誉为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福地。《太平寰宇记》把文成的百丈瀑也称为“天下七十二福地”之一。

陶弘景在《答谢中书书》中写到：“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据考证，这是描写其在永嘉楠溪江的修道之处。《瓯江竹枝词》云：“洞天福地胜蓬壶，山水清幽画可摹，绿嶂白泉游未遍，如何能作邑居图。”
③陶弘景居住的青嶂山白云岭，取之他的《答齐高帝诏》“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瑞安陶弘景居住的地方叫“白云乡”，这些地方常白云缭绕，环境优美，是练功的好去处。“白云出山去，摇曳或西东。人住白云下，安然心已空。”④

另一类是道教建筑物。和佛教的寺院庵堂地名一样，道教的宫观庙宇地名在温州地名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徐坚编的《初学记》“释道部”有“观四”“寺八”。“观”本来是台观，即宫廷大门外两旁的高大华丽的建筑物，后来被道教所沿用，成为道教修道奉祀的场所。如市区的“紫霄观”、乐清的“白云观”。唐时，“宫”还是皇帝居所的专用名词，到唐玄宗时，视老子为先祖，因此道教供奉老子的场所也用王族所居的“宫”字。之后供奉道教其他神仙的地方也可叫“宫”，如市区的“保生宫”“太阴宫”“泰山宫巷”等。有时也称“殿”如市区原于元大德年间建的“三元宫”，俗称“三官殿”。有时“庙”也称为“殿”，如市区“东贩王庙”俗称“大殿”。用“殿”命名的还有：“七圣殿巷”“童子殿巷”“永宁殿”“大爷殿”“万仁殿巷”“玉环殿”等。金元以后，全真派融合三教，亦称其修道场所为“寺”“庵”“堂”。如市区有“资福寺”又称“通真庵”，还有“白鹿庵”“郭仙庵”大南门外有“土地堂巷”，“思永堂”等。此外，还有用“阁”来命名的，如“文昌阁”“魁星阁”等等。

道教自然物和建筑物属于道家文化层面的表层文化，通过它我们可以去审视和挖掘道教的里层文化和深层文化。

二、以仙客羽士的宗教行为为特征的里层文化

以仙客羽士的姓名或他们的宗教活动称谓地名，是道教地名的又一特色。历史上许多仙客羽士或出生于温州，或客居温州，在温州地名中留下了他们宗教活动的痕迹。

华盖山上的资福寺，原名“通真庵”，林灵素曾筑室于此，附近有“容成洞”、“炼丹井”、“三生石”等古迹。林灵素：初名灵噩，字岁昌，永嘉人。徽宗赐名灵素，号金门羽客冲虚通真达灵玄妙先生。相传还曾居市区应道观。应道观，原名“开元观”，建于唐代，是温州市区古代道教的主要道观。正“三清殿”奉“元始、灵宝、道德”三天尊。《万历温州府志》记载，

唐著名道士张无梦曾修真于此。明朝万历年间，王九灵在此观，编撰《道德阴符》《维教正论》《参同悟真》并金书《玉泉集经》，后遍游五岳名山，至晚年归观。朱子蕃送其对联云：“五岳归来云满袖，九山高卧雪盈巅”^⑤清乾隆四十四年道士宣海募金建“文昌阁”和“斗楼”，供吕祖和斗母二像。《温州鹿城区民俗月令竹枝词》云：“黄梅天气雨晴间，何处寻幽可遣闲。羽士修真应道观，喜看重叠果盘山。”应道观由于历代著名羽士修真弘道的影响而显赫民间，人们常携幼抱稚拜乞天尊收作义子，请求赐名祈祷保健。每年四月十五日为天尊寿诞日子，各家义子都送果盘前来祝寿，果盘上摆放桂圆、元枣、荔枝、核桃、花生和瓜子六种干果，因送来果盘很多，自地面凌空重叠如山，故俗称“果盘山”。游人瞻仰，络绎不绝。这些民俗，可以说是道教的一项宗教活动。

陶公洞（永嘉）：就是被称作天下第十二福地的大若岩。南朝时的陶弘景开创了茅山宗，他是杰出的道教理论家，炼丹家。曾在此广泛收集到杨、许三君的遗迹，进行整理，编撰成道教最著名的经典《真浩》7篇20卷。故又称“真浩岩”。《断海竹枝词》云：“陶公居处绕烟霞，大若岩高石室遮；赤水果为延寿药，不知几度浴丹砂。”

市区八仙楼巷的忠靖王庙即东岳庙，祀奉的泰山神温琼是温州平阳人。《欧江竹枝词》云“光明世界瓣香烧，东岳巡方接翠招，三月烟花刚上已，六街灯火又元宵。”

仙师岩：相传南宋乐清知县刘默弃官修炼得道升仙处。附近有“刘公谷”“刘公河”“刘公桥”“刘公祠”等地名。

飞霞洞：据《永嘉县志》记载：晋邑人刘根，隐居此间洞壑中，修炼得道，乘赤霞飞往天台，故名。《匝江竹枝词》云：“飞霞洞口对清流，老树拿云状如虬，欲与刘根访仙子，天台好乘赤霞游。”

道士岩：初名白石岩，为道士李少和所开，又状如道士冠，故名道士岩。

玉蟾湖：相传宋代有仙人之称的道士白玉蟾曾居此。民国时谐音俗书为“蟬河”。“驻鹤亭”相传白玉蟾控鹤于此山而建此亭。

丹艘山：北宋《太平寰宇记》卷九九“（张文君）永嘉人，隐丹霞山，郡守羲之造访，遁入竹中不得见。

白鹤山：明永乐《乐清县志》卷八“释仙”云“张文君，字子雁，乐清人，世居白鹤山下，得神仙修炼之术，于所居旁炼丹。郡守王羲之慕其名往访焉。文君以余药掷溪水，遁入竹中，右军不获见而去。”其地常有白鹤飞翔，故名白鹤山。唐温州太守张又新《白鹤山》诗云：“白鹤山边秋复春，文君宅畔少风尘。欲驱五马寻真隐，谁是当年人竹人？”。

北魏著名道士寇谦之改革道教仪式，道教徒只要在家建坛，“寻诸诵诫，建功香火，斋练成功，感彻之后，长生之克。”因此，修道不必人人进山。所以家中的院子，温州话叫“道坛”。

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温州地名反映道教宗教活动主要体现在修道成仙方面，而斋馱、符咒、法术等宗教活动在地名里几乎没有得到反映。温州，包括下辖各县市自然村以上的地名中，只有洞头有个“卜卦礁。”这大概同温州历史上文风颇盛，尤其是中唐以后，充满理性的士大夫鄙视粗浅鄙陋的斋醇、符咒、法术等活动有关。^⑥

以仙客羽士的姓名或活动命名的地名，作为物质形态，它还客观存在，但仙客羽士的宗教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已无法直接感知。因此，我们把它称为道教的里层文化。里层文化是连接表层文化和深层文化的中间环节。里层文化一仙客羽士的宗教行为，离不开表层文化，从里层文化，可以进一步体悟和发掘道教的深层文化。

三、以道教的核心内容、讲义学说、崇拜信仰等为特征的深层文化

道教作为土生土长的宗教，产生于东汉中末，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经过历代道教理论家的努力，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说、讲义及意识形态。如东晋葛洪著《抱朴子内篇》为道教、构造了种种修炼成仙的方法，并建立了一套成仙的理论体系。以后，道教的教规、仪范经北魏的寇谦之、南朝的陆修静修订，逐渐定型。陶弘景充实了道教的内容，构造道教神仙谱系，叙述道教传授历史，对以后道教的发展影响很大。所有这些，作为道教的深层文化，在温州地名中均有所体现。

（一）地名反映道教的核心内容

仙是人修炼变化而成的，其关键，即在得道，得道成仙的追求，是给人指出一条超越自然寿命、克服痛苦的解脱途径，同时，道教又认为一旦得道，即可度人济世。人得道而成仙，仙因道以济人。这就是道教的核心内容。种种宗教行为都是因此而展开的。

1. “成仙”是道教徒梦寐以求的追求，谢灵运《舟向仙岩寻三皇井仙迹》云：“低徊轩辕氏，跨龙何处巅？仙踪不可即，活活自鸣泉。”“仙岩”在瑞安。三皇井在仙岩附近。三皇谓伏羲、神农及皇帝。温州带有“仙”字的地名很多：

市区：郭仙庵、八仙楼、仙人床、曹仙巷、仙人巷、仙人井、夏仙里。

瑞安：仙岩、仙岩头、升仙岩、仙降村、下仙基、仙侠、仙侠虞、仙涣季、仙北村、仙南村、仙草竹、仙牛坦、仙牛栏。

平阳：仙姑洞、仙口、仙人岩、仙洋、仙岩

乐清：仙姑洞、仙亭山、仙人岩、仙岩、仙溪、仙桥、仙杖峰、上仙洋、下仙洋、人仙堂

永嘉：仙客村、仙人洞、水仙洞、仙山村、仙清路洞头：仙叠岩、仙人戴帽、蛤蟆欲仙、八仙过海、仙女照镜 2. 修道成仙的方法就是炼丹。

葛洪之金丹，乃称外丹。内丹是以身体为炉鼎，体内精、气、神作为药物，经过一定步骤，使精气神在体内凝成大丹的养生术。南宋陆游《道室杂兴诗》：“身是秋风一断蓬，何曾住处限西东？棋枰窗下时闻雹，丹灶崖间夜吐虹。采药不辞千里去，钓鱼曾破十年功。白头始悟颐生妙，尽在《黄庭》两卷中！”“《黄庭》”是关于炼丹的最重要的书。“丹灶”是用来炼丹的。乐清有村名叫“丹灶里”。乐清有条溪叫“金溪”，据明·隆庆壬申《乐清县志》载：“相传晋张文君炼丹，溅石成金。今溪石间有金星。”故名金溪，并以溪名村。市区有“金丹山”和“炼丹井”。平阳有“葛洪丹井”。瑞安有“圣井山石殿”，相传许真君在此修炼得道成仙。丹灶尚存，石室下有井。殿内保存多方记载宋、明时期温州、瑞安群众到圣井求雨的碑刻。

（二）温州地名反映了道教的讲义学说。展示了浙南道教的特点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提出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道教学说，提出了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把神仙方术同儒家的纲常结合起来，认为道教徒应以儒家的中孝仁义为本，否则，即使勤于修炼，也不能成仙。陶弘景继续吸收儒、释两家思想，主张佛道双修，儒释道三教调和兼容并包，曾说“万物森罗，不离两仪，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⑦葛、陶都曾客居温州，他们的学说或多会少地影响了浙南的道教文化。另外，浙南尤其是楠溪江流域的文化是“耕读文化”，儒家思想对士大夫影响很深。失意的文人常在佛教的出世哲学里寻找精神寄托。广大农民受功利的影响崇拜地方神。这些都为道教与儒、释及地方神信仰的融合提供土壤。反映到温州地名上，可以折射出两个层面：

1. 处于社会上层的官吏、士大夫们及部分城市居民主张三教融合，反对地方神崇拜。

市区土地堂巷中的土地堂，所祀的“土地爷”是孔子的门生子贡。据清梁章钜《浪迹续谈》载：明嘉靖中，因从大学士张德建议，废配祀孔庙诸先贤之木雕像，改用木主。而邑人惜之，乃于雕像发送海上时，窃回两具。其一即为子贡，急送大南门外土地堂中，作为土地爷。这一现象体现了儒道的融合。

中唐以来揉合了老庄、禅宗及传统养生术的那一部分思想，在常常分不清道家与道教的士大夫那里颇有市场，因此，“把心理上的清净虚明、无思无虑与生活上的自然恬淡、少私寡欲当作养生之术的基础的理论在唐宋以来成了道教的主流哲学”^⑧这在温州地名上也有所反映。晋室和宋室两次南渡，一些中原衣冠士族来了永嘉楠溪江流域，他们大多是仕宦人家，凭借文化优势和经营能力，很快成了当地的望族，造成了人文荟萃的局面。他们重视的是“耕读文化”。但当他们在人生不得志时，或是被世俗纷争搅得头昏脑涨，感到厌倦的时候；或是官场失意，感到失望的时候；或是被社会抛弃，感到痛苦的时候。道教的这一哲学思想就成了他们心灵和生活上的“隐遁之所”。因此，永嘉太守谢灵运有“总筭羨升乔。灵域久韬隐。”（《石室山》）的诗句。士大夫们在村庄、房舍的命名上或多或少地体现出这一思想。如：“枫林”“花坦”“霞美村”“水月堂”“森秀轩”“近云山舍”“枕琴庐”等，如火的枫林，似花的村庄、茂密的森林，白天，烟霞白云缠；夜晚，在溪水与明月之中，人与大自然进行着心灵的交流，荣辱皆忘，心随景化、轻松闲适。这一类以自然景色、恬静的心态命名的地名处处皆是。

至于地方神崇拜，士大夫和致力于儒家教化的统治者是极力反对，屡加禁止的。他们把供奉地方神的建筑称为“淫祠”，明代永嘉县令文林曾下令毁淫祠，但没有效果。

2. 处于社会下层的农民，分不清儒、道、释三教，把地方神等同于道家神灵。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除个别朝代以外，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只涉及儒家的学说，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道教学说与儒家学说的分裂。使得道教不得不把自己的信仰对象调整到中国社会上层的广大的农民身上。道教的学说也越来越能被广大的人民大众所接受。而广大老百姓对宗教的信仰，往往是功利的。烧香拜神不过是因为有难处，求保佑。“祸福悉归之为神”。这“神”不管其是道教的神仙也好，佛教的菩萨也好、儒教的先圣也好，地方性的神灵也好，只要“有求必应”就行了。由于处于社会下层的农民文化水平低，居于官方地位的儒教在农村还不普及。因此，浙南农村中的道教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很少受到儒教的影响，却跟佛教、地方神信仰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这在温州地名中可以反映出来。

（1）许多道教中的神仙，就是从地方神演变而来的。法国的安娜·塞德尔认为：唐宋时期，道教仪式通同地方性的祭祀圣人的仪式牵缠到一起。这种发展并不反映出道教的“普及化”，而是反映了新的地方性权势人物对道教仪式的利用。他们的目的在于使其领袖人物的地位神圣化，并且通过国家的承认和将自身挤进道教众身的行列，来提高其在地方上受人崇拜的传统。^⑨我们认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根据我们的调查，温州的地方神除了乐清的刘默曾是知县外，其他都不是“地方性权势人物”，他们都是普通百姓，他们或为百姓做了好事，或有奇异功能，人们纪念他们，崇拜他们。那么他们为何会演变成道教的神仙呢？这是因为：道教的信仰之一就是“得道成仙”。认为凡人经过长期的修炼，就能锻炼元神，到了一定的程度，元神能脱离人体，在宇宙中自由飞翔，但又能同大脑保持一定的联系，一旦元神与虚空同体，便能超越生命，证悟无限，达到永恒。这对忧虑生命之光总有一天要熄灭的凡人来说，是有很大诱惑力的。道教告诉人们可以通过修炼，就能达实现“凡人—地方神—神仙”这一过程。以增强道教的号召力。请看下面一组地名：

东岳庙：位于温州城内，祀奉忠靖王温琼。民间称他为温元帅。据元末宋镰《宋文宪公全集》卷四十一《温忠靖王庙碑》记载：“忠靖王，姓温名琼，温之平阳人。”“以唐长安五月五日生。”因进士不第，“乃扮几叹曰：吾生不能致君泽，死当为泰山神以除天下恶厉耳。”《道藏》称其为“地抵上将温太保”^⑩

天后宫：祀奉的天后，原名叫林默，北宋福建人。传说她凭着一身好水性和一颗善良的心在海上多次救助弟叩遇难的船民，帮助船民惩罚海寇，帮助宋君抗击金兵。林默的“灵迹”得到从宋到清历代帝王的褒奖。林默也由朴素的村姑而为灵惠夫人、天妃、圣妃，直至天后。祭礼也由民间的上升到国家级的。最终也进入道教的神仙行列之中。栖霞宫中的陈静姑也是由凡人经修炼成为神的。

温州下层农民把所有的地方神都作为道教的神仙来跪拜，不管其有没有进入神仙行列。

（2）老百姓不可能也没必要分清道教里的神仙与地方性的神灵。

温州民间信仰，主要是地方神崇拜，在乡村尤为普遍。“贩越间好事鬼，山椒水滨多淫祀。其庙貌有雄而毅、黝而硕者则曰将军，有温而厚、晰而少者则曰某郎，有媿而尊者则曰姥，有容而艳者则曰姑。其居处则敞之以庭堂，峻之陛级，上有老木，攒植森拱，……农作之氓怖之，走畏怖后，大者椎牛，次者击豕，小不下鸡犬鱼寂之荐，牲酒之奠，缺于家可也，缺于神不可也。”据清末《温州拦街福春许各还请科书》记载：市区除城隍土地之外，其中各种各样的神抵庙宇达80座。下属各县更是比比皆是，不计其数。乡村庙宇里供奉的神灵大多是地方性的，有的是纪念当地的某一人物，如原城郊乡的“龚将军庙”据清乾隆《温州府志》记载：唐宣宗大中十三年，浙东裘甫于象山起义，次年，部属南下攻温州。郡将龚炳偕翁、苏两副将，皆段于阵。人们为纪念他，在其阵亡处，建“龚将军庙”；有些是当地人突发奇想而供奉起来的。如永嘉的陈王庙，所供奉的陈王原是本村一陈姓农民，家中贫困，衣食难继，一日上山砍柴，突然呕吐出酒肉来，自称夜夜有神仙召宴。于是被供奉起来；有的神灵甚至来历不明，晏公殿巷里有晏公殿，晏公，名字、邑里都不清楚。相传他是一位海船船主，旧称“船老大”，因救助落水难民有功，曾得到朝廷封爵，死后，人们认他为神，能保佑地方安宁。永嘉下坞村的陈五侯王庙，所祀的陈五侯王到底是何许人，何方人士，侯爵赐予何时等等，均已不可考。还有楠溪江流域的“刘一”“衰四”“石压娘子”等等，都是地方神，但出处均无从查考。多少年来，老百姓一直把他们作为道教的神仙来跪拜。正如《贩海竹枝词》所云：“山下都营花粉宫，香闺祈祷意惜惜；不知谁定神仙传，十四娘娘三令公。”另外，在道教的庙宇中，诸神杂处的现象很普遍。永嘉蓬溪的关公庙里有土地菩萨、陈十四娘娘、毛氏夫人，刘一、刘二、衰四、衰五、济公、孙悟空等等。西岸村的关帝庙，后改为送子娘娘庙，关羽的儿子关平和手下的大将周仓就成了送子娘娘的功曹，供奉专管子息的卢氏孝佑娘娘。由于关羽是道教中的神仙，人们把他手下诸神都当作道教的神仙来祭拜。

（三）地名中透视了浙南道教崇拜信仰的特色

1. 温州道教地名中直接用道教尊神如“三清”“四御”“东王公”“西王母”命名的地名几乎没有。应道观尽管祀奉的是三清，但不以三清直接命名，“四御”“东王公”“西王母”祀奉的更少。而大量的是民间神灵，如“三官”“土地”等。如永嘉的“三元堂”，市区的“三元宫”俗称“三官殿”，市区还有“西门天灯下”，因旧时此巷悬有“天灯”（三官灯）照明，故名。“三官”即天官、地官、水官。传说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各有所司，掌管人间祸福。尤其是天官，最受人们欢迎，天官赐福，民间遂将其视为“福神”，世俗间“福”的含义包括“富贵、长寿、多子”等等。三官殿遍布各乡村。温州市区有土地堂，供奉的是土地神，农村大多叫“土地庙”，几乎村村都有，旧时土地庙前常有这样一副对联：“土能生百物，地可发千祥。”土地能化生百物，是民众的衣食之源。因此能受到百姓的普遍祭祀。

2. 从温州地名中，还可以看出道教的神与佛教的不同之处。道教除了男神之外，还有许多女神，女神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许多是结了婚的某某夫人或称为“娘娘”的。大量的生育神都是女性。

天后宫：又叫“天妃宫”，俗称“娘娘宫”《欧江竹枝词》云：“呼邻结伴去烧香，迎庙高台对夕阳；锦绣一丛齐坐听，盲词村鼓唱娘娘。”洞头受闽方言影响，称“妈祖宫”。祀奉的“天后”或称“天妃”“妈祖”的，被认为是航海的保护神，同时也是生育神，向天后宫祈求生育，除烧香、祭拜、占卜外，通常还有一系列巫术活动，如许愿求子等等。“天后宫”温州市区有好几处，下属各县均有，沿海地带最多。平阳有栖霞宫：祀陈夫人陈静姑，即陈十四。《欧海轶闻》转引吴任臣《十国

春秋》，陈守元女弟为陈靖姑，有道术，曾诛白蛇妖，闽主封为顺谿夫人，食古田三百户，以一子为舍人，靖姑辞让，封邑不受，乃赐宫人三十六人为弟子。据《三教搜神大全》载，临水夫人名进姑，也有书称为靖姑。父亲陈昌，台湾又称其为注生娘娘。所谓注生，是执掌生育之事。她还主管妇幼诸事，尤主痘花。遍布各村镇的“娘娘宫”或“娘娘庙”有的是祀奉林默的，有的是祀奉陈十四的，还有的是祀奉其他女性地方神。如永嘉的“石压娘娘”、“毛氏夫人”。

3. 星宿之神在温州地名中出现的频率颇高。星宿之神崇拜来源于我国古代的鬼神思想，在古代社会，人们把日月星辰视为神灵。道教承袭这种鬼神思想，并不不断地把这些神灵纳入道教。星宿之神在温州地名中频频出现。

(1) 北斗星君与斗姥

北斗七星，依次为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把天枢、天璇两星连成直线，延长五倍距离，即可以找到北极星，所以北斗可以确定方向和季节。古代，人们除了将它们奉为历法的重要依据外，还将它们神化，赋予它们某些职能。关于它们的职能，有不同的说法。通常的说法是：“斗七星，富贵之官也。其旁二星，主爵禄。其中一星，主寿夭。斗主岁时丰歉。”（《河图帝览嬉》）。道教经典中云北斗主万物生死寿夭。温州雁荡山有“北斗洞”。温州苍南沿海岛屿有：天权礁、天璇礁、玉衡礁、天玑礁、开阳暗礁、摇光礁、天枢礁。

市区有郭公山：郭璞以精通卜筑之术闻名于世。据光绪《永嘉县志》记载：温州在晋明帝太宁元年决定修建郡城，恰好郭璞客居温州，于是请他“为卜郡城。”郭璞登上温州的西部的一座小山，观看地形，看到九山环列，像北斗星座，华盖山、松台山、海坛山、西郭山像北斗的“斗城魁”，积谷山、羹吉山、仁王山像“斗柄”，黄土山、灵官山则是辅弼。九山形势险要、依山控海，是建造郡城的好地方，因此他建议跨山筑城，并在城内开凿 28 口水井，象征天上 28 星宿。（温州有“天宿井”、“奎壁井”等地名）故名城为“斗城”，他登临的山称“郭公山”。

斗姥：又称“斗姆”，是北斗七星和天皇大帝、紫微大帝的母亲，显贵无比，神通广大。道教认为：只要虔诚祀奉斗姥，一切都会尽善尽美。温州市区、平阳县都有“斗姥阁”。平阳斗姥阁内有清人题联：“居其所，众星拱卫；锡厥福，万物归怀。”

(2) 魁星和文昌星

魁星源于古人的奎宿崇拜，奎宿为二十八宿之一，因“魁”与“奎”同音，“魁”有“首”“第一”的意思，所以把主文运的“奎星”写成“魁星”。又根据析字法，认为是“鬼之脚右转如踢北斗”，于是就有“魁星点斗，独占鳌头”之说。文昌也是星名，在民间信仰中，文昌是专司科名、官位、禄籍之神。因此，在文风颇盛的温州，魁星楼、魁星阁、文昌庙、文昌阁遍布各地，由此产生的相应地名也比比皆是。

道教的建筑物和自然物，仙客羽士的宗教行为，道教的内容、学说及信仰，分别属于三个不同的文化层面，具有不同的形态特征和宗教功能。但又是互相联系的。表层文化为里层文化提供活动场所，一方面里层文化离不开表层文化，没有道教建筑物、自然物，仙客羽士的宗教活动就无法开展。另一方面里层文化为深层文化作铺垫。道士们的宗教活动，势必吸引大量的观众，有利于道教内容、学说、信仰的传播，同时，也丰富了道教的理论。表层文化也受到深层文化的制约，洞天福地的选择与确定，宫观庙宇的建筑都能体现道教的深层文化。所以说温州道教地名反映了浙南道教的三个层面，反映了浙南道教的概貌，揭示了浙南道教的特点。

注释：

①温州方言把大片的田地称勺犷。

②建筑物、风景·点的名称，由于这些地物在周围环境或同类实体中富于特色或知名度较高而显得突出，因而获得了方位意义，可以作为地名来说。参见李如龙《汉语地名学论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

③陶弘景曾作《永嘉邑居图》。

④见杨蟠《白云岭》。

⑤温州市区有九山。

⑥参见拙作：《从温州比喻地名看楠澳江耕读文化的特点与分布》，载《修辞学习》2001年第4期。

⑦参见《茅山长沙馆碑》。

⑧参见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310页。

⑨参看[法]安娜·塞德尔：《西方道教研究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68页。

⑩参见《道藏》第18册《地抵上将温太保传》。

参考文献：

①[法]安娜·塞德尔：《西方道教研究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版。

②《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1·1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③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

④陈志华、李玉祥：《楠澳江中游古村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北京第1版。

本文为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温州地名语言与东瓯文化》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王三炼